

我認識的十九屆同學乙龍光

德州校友文增煒書

五十七年的友誼恕難再續，但豈可懷忘？

突然收到阮耀香的電話，他通知我乙龍光已與世長辭，我感到耳朵觸了電，火花迅速穿透了心田，我要求阮耀香重述，卻證實未有改變事實，我感到癱瘓無力，其後阮耀香繼續說：「印地安拿州的易明牧師通知我，他知道我常與乙龍光聯絡，牧師從我常給龍光去信找到我的名字，又從知用年刊中找到我的電話號碼，相信由我便可通知到所有的知用校友，他可安心了，牧師安慰我說，乙龍光離世奔主時十分安祥，希我們不要過份悲傷。」我聽阮耀香說到此便抑制悲傷，心裏也稍略坦然。乙龍光多年寄住在牧師家，直至年前身體加弱，才轉到老人療養院。牧師每次探望他，才把一疊信件帶給他，乙龍光的書信寄到牧師家比寄到療養院方便。

龍光前兩星期才打電話給我，我們互相問安，他多謝我轉寄他替阮耀香沖印的相片，他說相中人十分漂亮，我詢問他可曾收看到我兩篇短篇小說，剛登刊在臺灣自由僑聲年刊，但我寄小說更比寄相片更早，他說並沒收到小說，我答應立即重寄小說，我心想他肉眼可能已看不到那兩篇文章了，但我相信他現時的天眼也可看到小說，也感到安慰了。

在學時的龍光早年已喪父，由繼母撫養，我週末也常到他家中往訪，他在班中非常友善，不管男生女生，都有歡笑言談，當年有些男生較會害羞，未敢大膽與女生溝通，所以我們非常羨慕他能周旋於兩性間，因他自幼喪父且與女生相處坦誠，也不會介意到別人認為他帶有女孩子的風格質素，稱他為乙小姐。

我從小家貧少有零錢購物送禮，直至高中畢業行典禮後，規定改天要交換禮物，因全無購物經驗，茫茫無頭緒，只好求助於於龍光。我們費了一個下午，他帶我至書局挑選了一個小小的水晶球，翻動晶球只見雪花紛飛。我第一次看到此物，認為實是奇觀，憑我當年經濟的條件，我只可購買一件小小的禮物，但已如獲至寶，也解決了我心中的難題。他心亮肚明，知道我心底也想有此物，但當時他經濟條件也愛莫能助，不能送給我一個小小的水晶球。直至四十年後他從 Delaware 至 Houston 訪我，便攜帶了一個大大的水晶球送我。水晶球把他的行李箱佔了大部空間，他不在乎，這使我非常感動，多年的心意他竟沒有忘懷。

他在越南曾為美國人翻譯，越南改幟，他變成難民由教會擔保入美境。他在美國後也不懈怠，申請入大學然後畢業於旅館管理系。後來在 Delaware 政府州立醫院管理廚房之職，身為廚房經理。他任此職多年直至退休。任職其間，心性仁慈，曾有一女員工週末吸毒，週一上班顛顛撲撲，本可給她解聘，那女職員向他拜跪求饒，說要立心改過，他為難給她一次改新的機會。

十年前龍光患腎症，每天要洗腎一次，裹足不能遠行，幸好教會替他申請了一個換腎的良機，他也活過來了，感主賜恩。

之後他到全球旅行，計到過歐洲，亞洲，各地到處拜訪知用校友，參加德州，南加州聯歡會，曾被阮耀香邀請在她家勾留一星期多，禮受她家人款待，機場接送，三餐豐食，他受到家人的喜愛。

在參加知用德州校友會聯歡會，曾與德州校友及廿多名南加州校友委員郊遊德州最著名的 Alamo 紀念地，受德州校友會招待，另有現任南加州會長李

焯棠特別照顧他細微盡致，因龍光裝有義腿，步行不宜，焯棠曾特別載他到水上 taxi 轉上遊船，赴晚間遊運河去觀燈光賞晚景。

這一切猶似昨日事，人生苦短，五十七年的光景匆匆消逝，永久的懷憶豈可磨滅？願龍光永在天國閒遊樂居，再不需要用行動不易的義腿了。他曾自稱為乙龍光，想那是他在天國的命名。